

天伦



推开门,一屋子的喜气扑面而来。红剪纸、鲜窗花,全是儿子和他女朋友从网上淘来的,贴得满屋亮堂堂。女儿女婿在一旁指指点点,笑声不断。这崭新的屋子,被年轻人的生气填得满满当当。

我站在客厅中央,望着这热闹景象,心里暖融融的,却莫名有些空落。直到看见父母的身影出现在门口。父亲八十岁了,背微微佝偻,像一棵被岁月压弯的老树;母亲七十七岁,步子细碎,走得缓慢。他们一踏进来,这陌生的屋子忽然就有了熟悉的温度。

望着他们,儿时的记忆涌上心头。那时全家挤在老家低矮的土坯房里,父亲长年在外教

搬新家

□张晓斌

书,母亲独自操持整个家。我排行老三,因为年纪最小,得了父母许多偏爱。大哥二哥常打趣:“爸妈的偏心眼,都长在老三身上喽。”想来,这便是闽南老话说的“公嬷疼大孙,父母爱小儿”吧。

转眼,我也到了父亲当年的年纪。如今在县城为儿子备下这套新房,仿佛不知不觉间,接过了父亲肩头的担子,把他那份沉甸甸的爱,悄无声息地传了下去。

天色渐暗,窗外透着寒意,孩子们张罗着吃火锅。炭炉子在餐厅中央燃得正红,砂锅里的汤咕嘟咕嘟滚着,红菇的鲜香弥漫开来。

食材是早早备下的:薄薄的羊肉卷、手打的牛肉丸、青菜的

菠菜、雪白的豆腐,摆满了一桌。父亲眯眼瞧着翻滚的红汤锅:“这汤,瞧着就旺。”母亲则伸出手,在升腾的热气上轻轻抚着,像在捧一捧看不见的暖火。

孩子们心思细腻,买来了十几种蘸料:芝麻酱、沙茶酱、辣椒油……林林总总摆了一小桌。老人们犯了难,父亲看着那碗稠乎乎的芝麻酱,眉头微蹙:“吃口羊肉,哪用这般的?”

儿子笑笑,不多解释,只细心调好一小碗,将调好的羊肉在里面轻轻一蘸,递到父亲嘴边。父亲迟疑地尝了尝,眉头渐渐舒展开来,眼里也有了笑意:“嗯……这样吃,倒是别有一番风味。”

这一笑,气氛便松快了。岳父岳母也尝了各样酱料,连连称好。

母亲尤其喜欢那酸甜的沙茶酱,说开胃。小小一碗蘸料,不经意间连起了两代人的口味。

汤越煮越沸,话越说越密。父亲讲起老屋门前的槐树,母亲念叨

邻家孩子的趣事。炭火的红光映在每个人脸上,朦朦胧胧,格外温暖。

我涮了一片羊肉,蘸着儿子特意为我调制的花生酱。抬起头,父母安详的侧脸、岳父含笑的模样、儿子眼里的光彩、女儿女婿的亲昵……热气氤氲中,崭新的墙壁模糊了,而每一张面孔却如此清晰。

这锅里沸腾的,哪里只是食材?分明是满屋的亲情,咕嘟咕嘟地,把每个角落都熏出了家的味道。

房子是新的,墙是冷的。可人住进来,生起火,围坐一桌吃这样一顿饭,房子便活了,暖了。

“公嬷疼大孙,父母爱小儿”,这话里是血脉深处不自觉的偏爱。而眼前这无偏倚、热气腾腾的团圆,才是生活赐给我们最朴素的福气。新家搬成了,家,也就在这缕缕炊烟、代代相传的温情里,真正正地成了“家”。

窗玻璃上,悄悄凝起一层细密的水雾,朦朦胧胧,映着一屋子的暖光。



时光是流动的,但记忆会将美好的瞬间定格为永恒。



古廊桥 白鹭飞

□李海燕

“百仞崖边有此桥,地平路稳玉骠骄。”宋代文人曾为德化浚溪畔的木板桥赋诗,文脉与桥韵相融。岁月悠悠,古廊桥静立一方。

我的爷爷曾是古廊桥的守护者,每日负责清扫桥内卫生。小时候,我常常跟在他身后。爷爷身材高大,挥动大扫帚毫不费力,桥总被他打扫得干干净净。爷爷说,他小时候,常能见到山里的农民挑着自产的货物从木廊桥上经过,在桥上歇息,但见有的用斗笠扇风,有的用毛巾擦汗,喝一口自带的山泉水,歇足力气再继续赶路。

爷爷总是不厌其烦地向我介绍:此桥在清代时重建,始称“登龙桥”,为水平梁四墩三孔长廊屋盖廊桥。桥长大约五十米,宽三四米,高六米多,下立两层巨大石墩。桥梁以巨杉横梁,上铺木板,由七十二根木柱支撑屋盖。通道两侧设有长条叠椅,供行人避暑歇息。桥外建有二层重檐雨披,斗拱与屋梁之上,还刻有精细的花卉图案。古廊桥曾是这里重要的交通枢纽,为德化县通往尤溪、永春苏坑及境内石山、邱店等地的古官道。清代多次修缮,它是如今家乡城区内唯一一座保存完整、仍可通行的古廊桥。

暮色时分,我踏上家门口的古廊桥,体味一番质朴古韵。沿着石阶拾级而上,但见石缝间已生出不少野草。桥头旁立着一方碑记,两旁的长凳落了薄尘。轻抚日渐斑驳的木柱,岁月流转间,古廊桥少了往日的喧嚣。

古桥曾是村庄的中心,热闹非凡。儿时,村里的伙伴们常在廊桥上嬉戏玩耍;夏日里,我们在桥下清澈的溪水中学着“狗爬式”游泳,摸虾、捕鱼、拾溪螺,爽朗的笑声填满了整座古桥。成群的白鹭轻盈掠过水面,鱼儿吐着水泡,鸬鹚啄起水中游鱼,伴着老牛哞叫、落日余晖、袅袅炊烟与声声唤儿归家的呼唤……这般景致,至今仍清晰印在我的脑海里。

如今,村里上了年纪的老人仍时常到廊桥上走走歇歇。村内的老人活动中心为他们开辟了娱乐天地,老人们看报、下棋、打门球、闲话家常,而廊桥始终静静相伴,并不寂寞。村庄日渐富裕,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,沿溪两岸筑起了绵长的溪堤,村民们常在饭后漫步其上。

高速公路穿村而过,一幢幢安置房拔地而起,家家户户普及了小汽车。古桥虽不再有往日的喧闹,但往来的白鹭依旧在此停歇,它仍静静守候着日新月异乡村,守候着四季轮回,岁月悠长。

食事

笋香

□李志宏

闽南的春,总带着山林的潮气。一场春雨浇灌竹林,春笋便铆足了劲儿往外钻。宋代张耒《食笋》中“荒林春足雨,新笋迸龙雏”,写的正是这般景象。

邻居从乡下回来,笑着招呼我们几个相熟的:“走,带你们挖笋去。”有人欣然应和,也有人小声嘀咕:“市场上笋才两三元一斤,堆积如山,买几斤回来不就得了,何必穿雨鞋、扛锄头,钻进竹林里遭这份罪?”我则揣着半是凑热闹、半是尝鲜的心思,驱车前往,一头扎进漫山的竹海。

竹林里蚊子嗡嗡绕圈,荆棘时不时勾住衣角。我弓着腰在竹丛间穿梭,活像只

寻觅松果的松鼠,眼睛瞪得溜圆,扒开层层落叶,就为寻那一点冒头的嫩黄。有的笋尖怯生生探出头,裹着棕褐色的笋衣,胖嘟嘟的像个小元宝;有的藏在泥缝里,只露一小截尖儿,不仔细揪压根发现不了。对我这般不事农桑的人来说,这活脱脱是一场春日寻宝游戏。

挖笋远比想象中讲究。锄头不能乱刨,得顺着竹根斜切入土,轻轻一撬,再握住笋身用力一掰,咔嚓一声脆响,带着泥土芬芳的春笋便脱土而出。我笨手笨脚,要么刨断笋根,要么蹭满一身泥,引得同行人大笑。索性丢了锄头,直接上手掰,嫩笋脆生生的,一折就断,指尖沾着清甜的竹汁,连空气里都是鲜爽的味道。

折腾半晌,竹篮里堆得冒尖,虽一身狼狽,心里却满是欢喜。春笋笋体肥大,洁白如玉,是天生的



(CFP图)

鲜物。李渔说它“能居肉食之上”,足见其清鲜难得。主人手脚麻利,剥笋、切片、清水浸泡去涩,一套流程行云流水。中午,一桌地道的全笋宴便摆上了桌。

五花肉切薄片下锅煸炒,油脂滋滋作响,再倒入笋片同炒。笋吸饱了肉香,肉浸润了笋鲜,火候一到,香气直接窜满屋子。咬一口炒春笋,细嫩松脆,香甜爽口,没有多余的调味,全是山林本真的滋味。众人筷子齐飞,专挑笋片夹,肉块反倒被冷落。

其实,笋与肉能分能合,将笋单独白煮或素炒,也能品出真趣。那一

锅排骨笋汤,清水慢炖,笋的清甜悉数融进汤里,汤色清亮,鲜得让人忍不住连喝几碗,每一口都是春天的鲜活。主人说,笋汤留着当天味精,煮啥都鲜。难怪有人戏称:“宁可食无肉,不可居无竹。无肉使人瘦,无竹使人俗。若要瘦又不俗,还是天天肉烧竹。”这是把清雅与烟火,都揉进了寻常日子里。

回城后,还有人笑我们折腾,说市场买笋不也一样香?可于我而言,挖笋从不是为了省下几元钱,而是踏青寻趣,是好友相聚,是在山野间做半日闲散之人。亲手掰下的春笋,带着阳光雨露的灵气,自然比集市上的多了几分烟火温情。

后来友人周老师送来几根春笋,说:“亲自去挖的,送你一个春天。”我笑着接过。正所谓“好竹连山觉笋香”,春笋尝鲜的好时节,就在眼前。这一口清鲜,正是春天独有的馈赠。

拾贝日

□洪文琼

一个下午都在海边,拍照,吹风,拾贝壳。潮水一旁练习步伐:启动 并步 交叉 垫步 小碎步 贝壳在沙滩打盹

大人们用塑料袋收集天生的浪漫 我拾到两枚贝壳 一枚叫童心 一枚唤潮声

一天又将逝去,梦境也布满了车窗 雨刮器竖起细细长耳,似要听风风的告别 风说前方将有很远的路要走 从海平线那端的某个渔村 一直驶向守夜人的灯塔



诗语

用透春光

□余锦斌

奔跑。它身长体俊,高瞻远瞩,最早瞥见凛冬身前的浮现的起跑线。其他花树们的枝芽尚被寒风禁锢时,它已悄然换上红色战袍,率先冲出春天的赛道。它心无旁骛,步履稳健,肯把蓄存一冬的火与热,全部奉献给前路。它喷薄着艳红的气息,铿锵着起伏的步点,把大地,把春天,震得轰隆隆隆。

木棉介胃威严,倾盖成阵。从下往上看,横柯疏朗,托举着花朵;花朵之上,还是花朵,密密匝匝。每一朵花都向着蓝天,烈烈灼灼,泼泼洒洒,灿若华灯。云影低垂,向树梢流动;晚霞俯身,在花间摩挲。远远望去,一朵一朵烈焰,一身一身红影,蔓延逶迤,高擎一簇簇熊熊火炬,把春意燃烧得毕毕剥剥,呼呼啦啦。

“啪”,一朵红艳的落花砸在脚下。硕大,饱满,像一颗红色的汗滴,饱孕力量,倏然下坠。你无需为之感伤,抬头看一看枝

丫,烈焰赫赫,毫无颓势。木棉花边开边落,边落边开。红汗滴落在赏花人的心湖里,荡成巧思,漾成妙想。

有人捡拾落红,在地面上摆成各式各样的形状,自在挥洒又极尽心思。你会恍惚:该是木棉借手他们,在大地上铺开一篇篇坦荡的诗章。有人伫立树下,追踪落蕊破空下坠的过程。可惜,一不留神就会错过花儿乘风而降的那一瞬,“啪”一声之后,才遗憾地看到地上又添了一朵。内心沉静者方有所获:他目光如电,看红花离开枝头,看红影划破空气,看红花倏然落地,甚至清晰听见落红被风卷着在地上翻了几个跟头的声响。诗人慧眼多情,本事如胡弦所言,能“试着将一滴雨的下落作出分解”。校园里屹立几排木棉,落花时节,学生翘首等待。会心之人将一朵花坠落的轨迹完整纳入眼里耳内,也把诗情采撷到他们的作文本里。“落红不是无情物”,那些珊珊可爱的句子,亦如木棉花的化身,自天外而来,灵气抖擞。

“日长飞絮轻”,木棉一个箭步,就要跨入夏的阵营了!木棉果噼然裂开,棉絮哗然

四季



(CFP图)

飞起,这是为春天举行的盛大告别仪式。千丝万缕轻柔,沸沸扬扬,腾起片片幽微的清香。每一朵飘扬的轻絮,都在搬运一寸春光,腾挪出广袤空间,让与盛夏施展拳脚。它们身心轻盈,别离即便轻松洒脱。恋春伤春,那是遗憾者惯有的矫情。热烈的她,洒脱地送往。最优雅的告别莫过如此,最深情的相处莫过如此。

阳光炽亮,木棉在夏天的门槛前收住了脚。夏初又是经纶手,牵着凉风来回穿梭,把棉丝织成故事:编次三章,孟春、仲春、季春;再装订六册,立春、雨水、惊蛰、春分、清明、谷雨;继而缕分出百来个细细的页码;最后装上苍翠的封面。这本书,线索晶莹,每个字都梳理过风雨,每个字都用透了春光。

父亲的肩膀

□许建军

记忆里,父亲身形高瘦,唯独一副肩膀,出奇宽阔。这看似普通的双肩,却能负重千斤,早早挑起家的重任,在烛光里上下起伏,只为改善一家老小的生活。

爷爷早逝,刚成年的父亲便跟着奶奶,一肩扛起全家六口人的生计。或许是从小便深知父亲双肩的沉重,又或许是本能地心疼他的辛劳,我竟从未爬上过父亲的肩膀,反倒是叔叔们常把我驮在肩上。

大半辈子从事搬运工作,父亲的肩膀既是谋生的工具,更是全家生活的支柱。一生节俭的父亲,常年戴着一副肩垫,那是母亲精心选了帆布,一针一线亲手缝制的。母亲常念叨:“别小看这肩垫,用处大着呢!”每次出门前,母亲总会郑重地为父亲系上;等他回家,又第一时间小心取下,清洗干净。一旦有破损,母亲

便取出针线包即刻缝补。就这样一副肩垫,父亲一用就是好几年。

长大后我渐渐明白:一副肩垫,护住了父亲的衣衫,缓冲了重物对肩膀的磨损,一如父亲用双肩为全家挡住了生活的重压。而它深藏的,又何尝不是母亲对父亲、父亲对家庭深沉的爱?

高考结束,等候录取通知书的那个暑假,父亲带我到工地干活。家附近粮站的二合楼一层楼板正要封顶,我人生第一次踏上脚手架,因恐高而手足无措。四人合抬一块丈二长的石板,我和父亲搭档殿后。我咬牙撑着,双腿却不住发抖。父亲二话不说,悄悄把捆扎石板的绳索往他那边挪,直到再也挪不动。烈日下,石板被晒得发烫,父子俩汗流浹背,肩上的毛巾湿了又干,干了又湿。父亲流的是热汗,我却是冷汗与热汗交织。

我至今仍想不通,当年那块丈二长的石板,经父亲悄悄挪过绳索后,他肩头到底比我多承受了多少重量。也正是从那时起,我真正读懂了父亲肩头的责任,读懂了父爱的力量。

白天,父亲的肩膀像一张绷紧的弓,在生活的逆风里一耸一耸,抬着重物,一寸寸向前挪动。深夜,他为生产队算账,宽厚的肩膀随着拨动算盘的节奏微微颤动。

后来,父亲的肩膀渐渐不再挺拔,像被岁月压弯的扁担。最先出现问题的却不是肩膀,而是常年负重的腰杆。那一年,父亲腰痛难忍,卧床不起,母亲四处寻医问药,折腾了一个多月才稍有好转。闲不住的父亲急着要出工,在全家人极力劝阻下,他表面妥协,背地里却瞒着家



背影



蚊子的秘密

● 驱蚊水并非将蚊子赶走,而是干扰蚊子的嗅觉感官,让蚊子找不到人在哪。

● 叮人的全是母蚊子,公蚊子只吸食植物汁液,并不吸血。

● 被叮后起包发痒,并非蚊子“有毒”,而是人体对蚊子唾液产生过敏反应。

● 蚊子飞行速度较慢,人挥手的速度完全可以轻松追上。

● 普通雨天气蚊子也能正常飞行,它们体重极轻,遇到雨滴会顺势侧滚,一般不会被砸中。

● 雄蚊子寿命极短,通常只活一周左右,交配后便会死亡;雌蚊则能存活数周甚至更久。